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

玉藻

姚氏際恆曰此篇多言天子諸侯服食起居之禮威儀度數無不並詳眞煌煌典禮之書也與少儀曲禮相似而深邃過之雖篇中間有脫誤要不害其全體不必爲之諱而強釋也

陸氏奎勳曰說禮多本詧論句法畧同考工蓋漢初博士所記也曲禮成于小戴故多用其文然曰元冕朝日則與國語大采朝言不合曰動則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按周禮無此官名當非天子之禮班固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此二語適相反竊謂言左事右班義爲長旣云有慶禮凡君賜不賀又云士于大夫不承賀下大夫于上大夫承賀參錯不齊而素帶終辟有憂者之類承其缺訛不加校正未知小戴舊本當復何如

姜氏兆錫曰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之類及行禮之容節而此以節首二字名篇

任氏啟運曰此特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其所記固不

止此也劉向別錄與曲禮少儀並屬制度得之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深也延如字又作綖卷音袞

王氏應麟曰按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縿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幧古詩云少年見羅敷帨巾著幧頭儀禮注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額上卻繞髻也

賈公彥曰傳云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建旂則畫交龍升降俱有

楊氏復曰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旒十二玉祀先公鷩冕則九旒旒十二玉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旒十二玉體有輕重則繅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馬氏端臨曰冕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國爲大夫者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于子男之大夫乎

萬氏斯大曰此天子祭服之正也冕十二旒衮十二章貫玉之藻用朱綠舊說此服唯施于祭宗廟非也凡祭皆然辨見周官司服或曰祭有大小章服豈得

無別曰祭之大小以神有尊卑也然祭之者爲天子
豈因是而異其尊卑乎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侯伯
七章子男五章一定之制天子而服臣下之服斷無
是理也
姚氏際恆曰以祭祭天也鄭氏謂祭先王非也郊特
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同卷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
天數也此與郊特牲正同其爲郊祭天無疑而鄭以
爲祭先王者執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及享先王則袞冕之文也周禮本襲下禮不盛服
不充故大裘不裼之文而云詳下不知大裘不裼乃是

襲裘取其至敬無文充揜其美之義非謂但著大裘也豈有祀天但著大裘外無裘衣之理後儒知其難通又以爲內大裘而外衮衣亦臆說也且此篇開章首言祭天次言朝日以及聽朔視朝次第井然若使首言祭先王亦殊不倫矣鄭凡執禮解禮多不合而此文正與郊特牲合則又以說信周禮之故隱不示人可恨也

朱氏軾曰鄭註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是邃延二字俱形容十二旒之垂而長也　又曰延冕上覆也則是以延爲綖綖與上文不屬矣方氏則謂邃

延用以覆之延以前得名邃以後得右名邃之方者
不變之體延之員者無方之用是又以邃延爲二物
若然則前後二字應只就邃延說不合謂旒之前後
各垂也細繹文義邃訓深延訓長總謂旒之垂于前
後者深邃延長
姜氏兆錫曰玉藻冕制也冕前後各以藻色之組貫
玉爲旒而天子則旒數凡十有二也延者冕上覆也
延邃深也旒垂于延之下而深以邃也龍卷畫龍于
衮也祭謂祭上帝先王也
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鄭讀冕端如字下馬

諸侯元端同朝直遥反下並同

孔氏穎達曰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

姚氏際恆曰元端鄭氏曰端當爲冕字之誤孔氏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之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

卑于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
之服卑于視朝故知端當爲冕按鄭氏[illegible][illegible]文之義
求之不得則改其字以爲說必不可從陳用之曰古
者端衣或施之于冕或施之于冠樂記曰魏文侯端
冕而聽古樂此施之于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緇布
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
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
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之于冠者也方性夫曰
元端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爲祭服
衣元衣而加元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二說

可破鄭改字之謬朝日之禮詩書無徵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禮日于南門外與此似同而魯語亦有大采朝日少采夕月之文解者以大采爲袞冕則又與元端不合未詳或因以此爲前代禮其失正與改字同耳

方氏苞曰熊氏云周立明堂于洛邑惟大饗帝就焉每月聽朔當于文王廟非也明堂敷政爲周公特救之典天子在鎬之時多朝會于東都之事少宗祀文王之禮歲必一舉若鎬京不設明堂設王篤老或童稚能歲一至洛乎觀此記聽朔于南門之外則爲鎬

京之明堂而非文王之廟明矣其禮宜先告朔朝饗
于太廟然後出國門而頒是月之政令于明堂兼聽
是日之政故謂之聽朔亦曰視朔告朔以告于神宜
在朝廟之始未饗之前聽朔以頒政令宜于朝饗之
後也注謂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
王武王尤非也廟無二主當季秋饗帝然後迎主于
文王之廟以配焉今既告朔于文王之廟而又以牲
空告于明堂何義乎大饗之禮與圜邱並重唯祀上
帝而配以文王今乃每月以特牲告五帝及其神不
亦瀆慢矣乎蓋明堂頒政之堂唯大饗一有事焉聽

朔則不宜有祭告也朝饗之禮嘗終朝而畢然後可
出國而聽朔于明堂曰饗則非幣告也其用牲則天
子必以太牢諸侯必以少牢無用特牲之禮蓋月朔
大食王后膳以太牢君夫人膳以少牢而廟饗乃殺
焉可乎其禮節宜簡無灌鬯告血薦腥之節又無后
夫人之獻尸賓祝侑羣下之酳酢則亦可以終朝而
畢事矣

任氏啟運曰註謂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配以文
王武王按經並無武王配享明堂之文鄭蓋以祭法
言祖文王宗武王故謂文武並配明堂耳祭法注云

祭五帝之神于明堂曰祖宗實所云意測者也又按
鄭言明堂太廟路寢其地雖異其制則同戴禮言明
堂卽是辟雍古周禮說孝經說言明堂卽是宗廟盧
植禮記注謂明堂卽太廟亦卽是靈臺辟雍蔡邕令
月令論謂淸廟太廟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一也
頴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以上諸名外如太
室及宮亦明堂也然則漢儒並謂明堂卽是太廟辟
雍惟鄭謂是異地耳詩靈臺疏較此爲詳也孔疏云
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代按詩靈臺疏引大戴禮盛德
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則此

文朝諸代當作明諸侯而脫尊卑也三字其下于又脫水字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萬氏斯大曰天子聽朔于南門外說者謂是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于理或然至謂告朔亦于明堂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非也每月告朔用特牲祭法謂之月祭天子諸侯宗廟皆有月祭則天子告朔于廟可知閏月告朔同而聽朔異觀魯文不告閏朔左氏以爲棄時政則閏月同告于廟可知而聽朔之異則此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門卽明堂之門南鄉皇氏

謂明堂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恐未然

姚氏際恆曰聽朔亦于門外及閏月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此等處記文皆迂因閏字王在門中故以閏月爲王立門中因以閏月爲王立門中故以聽朔爲門外耳

朱氏軾曰上節冕旒龍袞以祭敬祖也此節元端以朝日敬天也聽朔勤民也端從鄭注作冕元冕二字總冒下言冕則衣可知矣南門東門皆國門日出自東故爲壇于東門外春分日初長乃候日出祭之不言祭而言朝者朝有事曰朝夕有事曰夕故秋分祭

月亦謂夕月闔門之門明堂門也明堂在國城門之南方氏謂日月交于朔陰陽會于南故聽朔于南門之外明堂愚意聽朔者頒朔畢又令百官奏此一月之政而行之月令所謂養幼少存諸孤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之類是也闔左扉者左陽也由左出入正也閏月非正月故闔左扉由右入入雖由右立而聽政必于門中此每月之常閏月云然者嫌于闔左扉立或不于中也又集說補正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韋昭從鄭以大采爲元冕于少采則無言之矣周家朝日王搢大

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
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
幣則尙赤其樂則黃鐘大呂雲門禮與祀天神上帝
者大概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羣小祀之元冕豈
所謂稱也此說本馬氏存之以備參考
姜氏兆錫曰朝日春分朝日聽朔月朔聽事也東門
南門皆謂王之國門朝日于東而聽朔于南以日生
于東而十二月所居之明堂在國之南也閏月則闔
門左扉者四時之序自左而右明其漸轉乎右也
又曰疏曰元端註爲元冕者凡服制以禮之大小爲

服之尊卑禮聽朔大視朝小而服制皮弁最尊諸侯之朝服次之元端又次之故諸侯皮弁聽朝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于聽朔矣若天子皮弁視朝而乃元端聽朔是聽朔之服反卑于視朝可乎故知元端爲元冕也嚴陵方氏曰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愚按漢儒記禮于灰燼之餘其失固多矣如此之元端聽朔固非而註謂當爲元冕亦非也夫周禮王之六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又安在其爲元冕乎考王之齊服元端若不知祀日月山川之當以毳冕而妄以祭羣小祀之元冕改之則又不如齊

服元端之爲愈也至闔門左扉之義多誤方氏稍得之但亦未暢其本旨耳考十二月所居明堂之制太室在中央而靑陽左个靑陽正室靑陽右个在其東由是而明堂左个明堂正室明堂右个在其南又由是而總章左个總章正室總章右个在其西又由是而元堂左个元堂正室元堂右个在其北人君十二月聽朔每月各當其室之一方若閏月則雖居其方而不得正居其方兩扉之中故闔其左扉以示漸轉而右之意此在文義甚明也而舊說多失其本義如鄭註閏月聽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旣全

不見闔左之義孔疏病亦如之若陳訐左爲陽陽爲
正閏月非月正故闔左之說則亦安免牽合之失哉
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鄭氏謂反宿路寢又謂聽于明堂門中還
處路寢終月非也諸侯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天子禮宜同其處路
寢門中特聽政時耳居食與宿仍在燕寢也春秋譏
薨于小寢以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疾革則當還于
路寢以正其終非謂平時皆當宿于路寢也雖禮文
殘闕以義測之必齊喪之期始宿于路寢以人君聽

政之所而日與嬪御燕休焉非所安也疏終竟一月

所聽之事于一月中耳當是于門中衍誤

齊氏召南曰孔疏云梁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按刋本誤也但陳澔引此文作樂太史云則誤作人

名矣疏蓋引周禮太史職文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

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姚氏際恆曰此云日中餕朝食之餘日少牢朔月大

牢雖天子亦崇儉約如此可以爲後世法周禮膳夫

膳用六牲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其說啟人

君奉養侈汰害政害事之書也鄭氏乃謂禮記爲後
人所集據時而言當以經爲正嗟乎吾不知其何心
矣此五飲周禮作四飲六飲正避蹈襲之迹耳
姜氏兆錫曰皮弁服白鹿皮爲弁白布爲衣天子每
日視朝之服也諸臣亦如之日中而餕謂用朝食之
餘也奏作樂也乘朝食及日中餕而言朔月月朔也
上水以水爲上也合酒漿醴酏爲五飲蓋約舉之詞
任氏啟運曰天子祀大主以日戴冕璪十二旒是祀
日當以衮矣諸侯與天子大夫朝諸侯皆元端是天
朝日亦當元端矣若元冕乃祭羣小祀之服于朝日

奚取焉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聽朔以月朔東門
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
而聽朔閏月非正故亦于其月之堂而闔其左扉者
十二月之次自左而右明至半則右也皮弁以白鹿
皮爲之其衣則十五升白布其裳亦素積此天子常
日視朝之服諸臣之朝同之若諸侯來朝則亦袞冕
受之也餕食朝食之餘不再殺也奏謂奏樂元端而
居則元衣而元冠也左史太史右史內史也史記言
動使君懼後世之譏而不敢縱也御瞽樂官之日御
于君者聲之上下可以驗民氣之哀樂卜政治之乖

和故祭之而以告也龍卷而祭以尊祖也元端朝日以敬天也月聽朔而日視朝以勤政也朝服以食敬于養身也元端而居不懈于內廷也月朔太牢常日少牢豐儉有宜也日食不再殺用物之節也食必奏樂養中和也五飲上水者淡泊也史記言動常戒懼也御瞽幾聲察治忽也外而朝廟內而宮寢無時無處而不以禮爲此君德所以清明而匪辟之幾婦寺之害皆無自而入也

齊氏召南曰餕食朝之餘肉非又殺也觀奏而食則非取朝所餘之饌復進可知否則文王世子言末有

原何說也

卒食元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姚氏際恆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周有太史內史見于洛誥內史疑卽太史之佐無分記事與策命也左傳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始見左史之名但未見有右史則左右史或春秋時所置與其曰書動書言要亦大槩言之耳鄭氏分左史爲春秋右史爲尙書其說本于漢志而漢志以左史爲記言右史爲記事又與記文牴牾

孔氏則鑿然以左史爲太史右史爲內史引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爲記動之事然襄三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又洛誥史逸命周公服虔註文十五年傳云史逸成王太史則太史亦皆主策命何也乃爲之說曰太史記行內史記言是正法若其有闕則交相攝代洛誥左傳之事皆太史主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如孔之說不惟誤解經傳其于前代典故一切妄爲武斷以惑後人誠足憾也御瞽幾聲之上下鄭氏曰察其哀樂以上下爲哀樂亦非陳用之曰樂以中聲爲本而一上

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
諸此按若爲中聲何不直曰察中聲而云察上下乎
亦鑿愚按上下猶言高下抑揚謂察聲之上下可以
知樂之和違知樂之和違可以知政之得失也
陸氏奎勳曰舊說以上爲美下爲惡或以上下兼有
美惡義皆未盡長樂陳氏云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
樂又周官典同言高聲硍下聲肆正聲緩中聲者非
高而硍下而肆一適于正緩而已齊音傲僻驕志則
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
姜氏兆錫曰元端服說見內則卒食謂朝食及日中

餕旣卒也御瞽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書言動承卒食而言幾上下承奏食而言　又曰義見王制此章約言天子服食之制也

方氏苞曰聲音與政通吉凶先見理固有之而朝夕恆食之樂必使御瞽幾聲之上下所以警人君俾時惕然于天心人事之不可常也箴誦則責之師矇誎諍則作于衆瞽蓋以廢疾之人于世無求使陳法戒于君側告行蹟于皇天可以正言不諱而聽者無猜也順者庶徵時敘成者百穀豐登唯順故成惟不順

故不成也而雨暘燠寒風之不時實由肅乂哲謀聖之罔念故年不順成以喪禮處之使人君念用庶徵也

齊氏召南曰按鄭志則周禮膳夫王日一舉三牲備爲天子禮此文及王制皆不可爲典要也

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裨音卑又婢支反大音泰

戴氏侗曰裨冕冕服之次諸侯朝天子則降而服其次如公當袞則服鷩侯則服毳

陳氏祥道曰記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

服皆元齊之端服亦元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
元端冠禮冠者服元端雜記公襲服朝一元端一襚
禮自堂受元端則朝服元端異矣元端皆元裳或黃
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注云朝服冠元端素
裳此說無據按士冠禮朝服素韠特牲元端爵韠是異以韠不以裳
萬氏斯大曰聽朔于太廟則告朔亦于太廟矣穀梁
子云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此言聽于太
廟是受于禰廟而藏于太廟也故于太廟告朔竟即
于太廟聽朔而後徧告于高曾祖考之廟皆以特羊
祭法謂始祖高祖廟無月祭非也

姚氏際恒曰以祭祭社稷及羣祀也鄭氏謂祭先王亦非也裨冕與覲禮侯氏裨冕同鄭執周禮分袞鷩毳俱非郝仲輿總論天子諸侯服制曰天子冕而龍袞以祭冕而元端以朝日聽朔皮弁元端以視朝食元端而冠以居諸侯冕服朝天子冕而元端以祭皮弁裨服以聽朔皮弁元端以視朝深衣而冠以居按記文上下數節所言服制從來解者或謂字誤或謂非周制或執周禮强解皆未若郝氏之鑿鑿矣然愚謂記文所言服制皆不必定以事之大小分服之尊卑古禮以今人心眼求之多有不合解者執泥乎此

所以不能無懸揣臆度之病郝氏亦未能免此如謂諸侯視朝之朝服即皮弁元端若是則仍與天子視朝同矣雖爲之說曰諸侯天子皮弁同而璂采異此本周禮爲說然未見其確然也又力辨鄭以朝服爲素裳之非亦不盡然說見王制

姜氏兆錫曰祭謂祭社稷及先君也不用冕服者所謂自祭于其家則降服與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之總名朝謂見天子也元冠緇衣諸侯每日視朝之服凡在朝之臣亦如之內朝謂治朝也　又曰方氏曰天子聽朔于南門示受之天諸侯聽朔于太廟示

受之祖也愚按方說受于天祖者甚善但其訓內朝爲路門內之燕朝者卻非考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燕朝外朝惟詢衆庶議大疑乃往其每日視朝必于治朝鄭氏謂外朝一內朝二蓋對外朝而言合治朝燕朝而統名內朝也故此內朝爲治朝而下路寢乃爲燕朝方氏誤以此爲燕朝舊註不深考而承之卽下節所謂退適路寢聽政者亦不得通矣豈小病哉

方氏苞曰天子聽朔于明堂頒是月之政令于畿內也諸侯聽朔于太廟聽王朝所頒之月令而宣布于

國中也聽朔于明堂則兼聽是日之政以六官庶司既從王告朔朝饗于太廟又從聽朔于明堂無暇更復迎于路寢也諸侯聽朔朝饗既畢則易服以反路寢而聽政焉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也所省者唯視朔之節耳

任氏啟運曰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掌王吉凶之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記言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陸佃云以衮襲大裘之上是也鄭謂大裘而上衮服爲裨謬矣諸侯朝覲戴裨冕乘墨車者近天子而屈且懼有過宜貶黜也天子賜

之路車元衮以歸然後如其命服遠天子而伸且示新受命也朝服元冠緇衣素裳亦君臣同服內朝治朝也在路門外對詢萬民之朝故曰內朝若對燕朝則又爲外矣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辨如字徐扶免反

陳氏澔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姚氏際恒曰朝辨色始入取詩夜鄉晨言觀其旂爲說也君日出而視之取詩東方明矣朝既盈矣爲說

也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取詩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爲說也釋服後不知當服何服鄭氏謂服元端孔氏謂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若是則第釋素裳鄭謂朝服爲元端素裳易朱裳下云朝服以食又釋朱裳易素裳此何義乎郝仲輿以朝服爲皮弁元端若釋之則又無服可服也下此唯有深衣下既云夕深衣則非此時所宜服矣此處當闕疑

朱氏軾曰諸侯以天子朝日之元冕祭以天子視朝之皮弁聽朔以天子燕服之元端視朝皆下於天子也禪冕最上以禪冕朝於天子致敬也又曰辨色至

日出爲時無幾君出雖後臣入然未嘗緩也君退臣
尙集議有未達則入而請君適路寢度量決計有所
疑則召而問決計已畢可適小寢矣猶必使人視大
夫如大夫未畢事則留以待意大夫之退亦必君使
人視乃知君之事已畢而後退也君臣同心一德以
勤國事此國之所以治也釋服釋朝服也鄭註謂釋
服元端元端卽朝服而易其裳朝服元冠端衣素裳
元端則元裳或黃裳雜裳
姜氏兆錫曰臣入常先君出常後禮也視朝於治朝
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於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而大

夫所以諮決多少無定數故視其退君乃罷也釋服釋朝衣也以下文推之蓋亦朝食後乃釋與

方氏苞曰不於視朝時聽政而退適路寢者不敢以倉猝決事且使羣臣各以次效其功狀畢其計慮而詳察其得失也

任氏啟運曰路寢在路門內燕羣臣及宗人嘉事于此故又曰燕朝小寢燕寢也以對路寢故謂之小若夫人之正寢小寢又在其內也廟祭爲重聽朔次之視朝又次之燕居爲下諸侯視天子降一等故以天子聽朔之服祭廟視朝之服聽朔也臣入先君所謂

賤者先置尊卑之等也覲朝而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以決可否之計必大夫退而後釋服恐猶有獻替也釋朝服乃服深衣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姚氏際恆曰此篇言天子諸侯食制多崇儉約可以爲法較之周禮不啻霄壤矣陳用之曰周官王之日食用六牲則諸侯日食非止特牲也王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諸侯日與朔日非止三俎與五俎也玉藻所記與周禮不類則異代也此等之說全祖康成可

恨如此又按諸侯朔月四簋則常食二簋而秦詩每
食四簋以言大夫何與恐詩之言不甚足据耳
朱氏軾曰又朝服者既釋矣至食時又服之也牛羊
豕爲太牢羊豕爲少牢特牲豕也加魚腊爲三俎又
加羊腸胃爲五俎四簋黍稷稻粱也朔月禮盛故加
于常日食則止二簋朝食祭肺周人尙肺也夕食非
始殺故祭牢若日中則餕餘不祭矣夕深衣者易元
端而衣深衣以食至夕禮殺且燕晦燕息食訖即以
居也此天子與諸侯同君后同庖不特殺從省約也
天子亦同

姜氏兆錫曰三牲特豕及魚及腊也亽於肺祭食也夕
謂夕食也天子朝夕食皆朝服卒食乃元端若諸侯
惟朝食因朝服夕則深衣也牢肉卽特牲之餘肉五
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簋月朔
則四簋子卯說見檀弓按天子亦有祭食子卯之禮
諸侯亦有奏食進飮史書瞽察之禮各不言互文也
又曰同庖謂不特殺也天子不言亦互文
方氏苞曰特牲明擇用羊豕而不得兼也于夕曰祭
牢肉者明用牲餘體而非以朝食之餘進也日中則
進朝食之餘而不祭諸侯之禮然則天子日中及夕

食亦用牢之餘體可知足證王安石說周官膳夫奉膳贊祭之誤

任氏啟運曰三俎豕魚腊五俎則加羊與腸胃也牢即特牲之餘簋盛黍稷之器內方而外圜受一斗二升高一尺足高二寸亙為之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漆赤中常日二簋稻粱月朔四簋加黍稷豐殺之宜也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無道被弑後王以為疾日貶降而自省大夫不特殺故與君同庖鄭謂后與王亦同庖姚謂此惟言夫人則后異矣愚按夫婦同牢以同尊卑則鄭得之天子內治一於敬而諸侯

亦然此國之所以治而天下亦於是平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言之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太牢無故得殺牛也按凡家國祖宗必以儉而興其後子孫日趨于奢以底于亡此恆理也今謂周禮正法天子日食太牢無故得殺牛據作記之時天子日食少牢無故不殺牛則是由奢返儉矣違情悖理之論可笑如此凡有血氣

之類弗身踐也踐履也此二句卽釋遠庖廚之義謂
血氣之類君子弗身踐其處鄭氏曰踐當爲翦聲之
誤也翦猶殺也謂君子弗身殺粗淺無味且與上遠
庖廚意別不相連貫陸農師謂踐如字血氣之類蓋
若螻蟻此近佛氏說蓋總不知爲釋遠庖廚也
姜氏兆錫曰君大夫皆謂侯國之君大夫若天子膳
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天子之大夫則有故且得殺
牛也故謂祭祀賓客之禮　又曰弗身踐自常食而
言若祭禮則王射牲侯劉羊擊豕矣
方氏苞曰山陰陸氏謂踐讀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螻

蟻得之而未盡也若蝼蟻之類則曰弗蹊可矣弗身
蹊者如遇毒螫害人之物則使人驅除刈殺特不躬
自踐蹋之耳
任氏啟運曰周禮天官冢宰佐王均邦國而所統者
若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獸人獻人鼈人腊人酒
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食醫多飲食之事蓋飲
食之道養身即以養德所關非淺鮮也婦之事夫固
主中饋而子臣之于君父皆有常食視膳之儀惟恐
一物不當而害及君親然則即飲食以觀而古人調
燮之微愛敬之至皆可見矣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於既反搢徐音箭又如字

宋氏申曰關梁人之所運其利微故其稅曰租山澤地之所產其利溥故曰賦

姚氏際恒曰不雨必云八月者據春秋傳例正月至于七月不雨不爲災爲說也然爲有七月不雨而不爲災者乎恐未是搢本卽下本象可也之本謂笏之有本者大夫士所用詳下關梁不租鄭氏謂此周禮殷則但譏而不征此誤執周禮司關有征而以王制所

言爲殷制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自謂周初之制
葢周末時已征故也作者亦直指時政言之以爲凶
荒始不征耳豈是殷禮平時不征而周禮凶時始不
征哉列遮列之義後作迾陳可大謂列當作迾此不
諳古字法
朱氏軾曰周八月夏六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閒旱則
苗槁是也不雨猶有待未即爲災故不舉而已至災
成不止不舉已也不順氣不順也不成物不成也氣
不順則水旱故物不成君衣布致憂也搢本示貶也
不租不賦寬民財不興工惜民力也大夫不可徒行

車不造則他可知也

姜氏兆錫曰搢插也士以竹爲笏而象飾其本今君不衣帛而插士之笏示貶也關謂門關梁謂梁堰租賦也廽遮遏之義周禮山虞掌其厲禁鄭註遮列守之盖不收其賦但遮列其非時采取者耳皆爲歲凶故寛其下也　又曰此章約言諸侯服食之制也

方氏苞曰年不順成天子以喪禮處之示天降喪亂亡無日也諸侯則貶從臣下之服物示不能康濟國民則無以保其爵命也此義明倘安有視民如草芥者乎周官之法關聯門市以譏不物育賈貢其貨賄

而無所爲租山澤之農貢其物以當邦賦而無所爲稅此春秋戰國苟且之政記者妄述以爲先王之制耳後儒傅會乃謂周官有租有稅所謂道聽而塗說也列謂分別其孰爲可取孰爲宜禁而頒布恐民愚以歲凶恣取而後不繼也周官角人羽人掌葛皆徵其材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材物之外別無所爲賦不賦卽謂免其材物之徵耳後世興工築以救荒上傭之也古者力役征于民故土功不興大夫體國有資取小則當盡出以佐民之急無暇及自奉之服物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吳氏澄曰墨謂旣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粲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姚氏際恆曰周禮占人君占體史占墨卜人占坼襲此而倒其文解者多執周禮以證正不知其來歷耳

朱氏軾曰體必君定者禍福以德凝必先自度也

姜氏兆錫曰定龜者龜人職天地四方六者各以龜之方色與體班之隨所卜而用其所宜也定墨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以觀其所坼也定體者若從墨而坼大謂之兆廣若旁裂而坼細謂之兆璺因其

形體以定吉凶也疏曰卑者視小尊者視大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孔云君下或有齊字幦音覓詩作幭周禮作幎徐苦狄反犆依注音直齊音齋上鹿字或作豹

吳氏澄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之齊車用鹿皮爲幦豹皮爲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皮豹犆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幦豹犆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徐氏師曾曰鹿善羣豹文炳取其協恭而有文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羔非貴于鹿君用羔豈大夫

士反用鹿與古人裘皆羔而弁用鹿記言難據愚按此節疑有錯誤不必强解觀君下無齊車可見

姜氏兆錫曰覆軾皮曰幦犆緣也君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也下放此　又曰此章不可强解陸氏曰君不言車凡車加之也鄭註曰羔幦虎犆君齊車之飾鹿幦豹犆臣之齊車與朝車同飾孔氏曰據鄭註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愚按諸說陸氏爲近註以羔幦虎犆爲君齊車之飾不免添出此所以滋孔氏之惑也細玩文義羔幦虎犆之上當有闕文不言車而懸說此四字恐無著周禮君道車以視朝其

飾必與臣車殊蓋朝車二字應在羔幦虎犆之上而
錯簡在下與君用虎臣用豹殆取大人虎變君子豹
變之意也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士齊車雖與大夫朝車同其皮物之精粗
攻治之良苦必有與大夫之齊車異者矣或曰末鹿
幦豹犆字必有誤也果與上同則其文當曰大夫士
朝車齊車士齊車鹿幦豹犆無爲别舉而覆出陳氏
馬氏謂式有衡以横于上有犆以直于下而異飾非
也式之衡者以人憑之故設幦其直者無事于飾
任氏啟運曰以上幦制按陸佃云君不言齊車凡車

皆然也愚謂天子之輅有五等安見輅刖而𨍏必同歟周禮言王之喪車有犬𧜵疏飾犬𧜵素飾鹿𧜵革飾然𧜵髤飾豻𧜵雀飾五等喪車如此安見朝祭之大不各有五等歟且詩言淺幭虎皮也此必為朝車之一特禮經散佚無從悉考耳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姜氏兆錫曰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如是也故以君子言之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

工乃升歌

姚氏際恆曰此天子諸侯禮也孔氏謂人君沐皆
粱此爲大夫禮非

姜氏兆錫曰盥洗手也沐稷以淅稷之水盥髮也靧
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櫛白木也櫛梳也晞乾也象
象齒也髮濕則滑故梳用木乾則澁故梳用象沐而
飲酒曰禨羞籩豆曰羞工乃升堂取琴瑟而歌旣充
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爲新沐氣虛
致其養也

沐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

晞身乃屨進飲杅音于連讀爲㦖力甸切

朱氏軾曰連用湯者旣出杅履草席復用淨湯濡巾以拭拭畢履蒲席衣明衣乃晞身畢服而屨焉旣衣布又晞身者浴畢急于衣未及全晞衣布乃通身俱晞也舊註以連用湯爲洗足未當

姜氏兆錫曰杅浴盤也蒯席蒯草席也湅沃洗之也履蒯席之上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于蒲席以布乾潔其體而衣乃著屨而進飲也　又曰此章通言君子飲食之節也

方氏苞曰浴用二巾以上下潔汚不可比而同之也

入杅坐而浴水之瀋瀾不能分上下汚潔故出杅履蒯席別用湯立而濯上體以絺巾拭之然後瀉湯于異器以濯下體而履蒲席焉舊說湯專濯足則無爲易湯矣考工記湅絲湅帛易水以淘練之義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浙江書局刊

吳道塏校
汪自强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玉藻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齊側皆反煇音暉

陳氏澔曰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于煇矣

吳氏澄曰煇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未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萬氏斯大曰煇如以燎火言有光謂其時東方初動本篇明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見刺于齊風也

姚氏際恆曰此節註疏以爲大夫朝諸侯此承上節爲大夫禮之誤也蓋下言笏諸侯以象此云象笏其指諸侯朝天子甚明然疏終有所未安以爲有地大夫出說可見公所對下私朝天子爲公諸侯爲私也史進象笏惟諸侯有史官孔氏謂大夫亦有史官非也乃出揖私朝至末郝仲輿曰出揖私朝時天將明而庭燎之光煇如也詩云夜鄉晨庭燎有煇是也豎

車則辨色有光矣詩云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是也觀此則知記者本詩爲說其爲朝天子更明

姜氏兆錫曰史掌文書者已所思而欲告君有問而將對君所令而當行此三者皆書于笏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　又曰既服習朝服畢也容容貌觀儀觀玉聲佩玉聲也揖私朝與家臣揖也煇與光皆德容發越之貌光則又加顯矣　此章言人臣入朝之禮也

方氏苞曰古禮君日出而視朝自命士以上皆日與君相見而有復逆此乃鄉遂之吏公邑都家之長以

時以事入國見君之禮也君所問及對答之辭豈可豫料夙設君命當奉行者亦不應得豫書也蓋思者已所欲陳于君對命者君夙昔所命當復對之事二者皆豫書于笏以備遺忘不得為三則揖私朝煇如也其事非奇然非職業具脩操行高潔俯仰無慚無由得此氣象與召南之羔羊言退食委蛇同義非美其儀觀乃古人之善言德行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荼依注音舒詘出勿反

朱子曰周禮典瑞大圭不執只是搢于腰間卻執鎮

圭用藻籍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姚氏際恆曰珽圭屬左傳云袞冕黻珽是此珽也鄭氏曰此亦笏也以珽爲笏混又曰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按此考工記玉人文說文解珽字亦同其說而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即襲此文則皆以珽爲大圭矣但玉人云杼上終葵首此云方正殊不相合鄭又曰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若是則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又不相合也故愚第謂珽爲圭屬而不敢必其爲大圭也鄭氏于珽既以爲笏合下天

子以球玉之說又以爲大圭合玉人大圭三尺之說又以爲珽玉六寸合相玉書之說其引相玉書意以終葵首爲六寸說詳見於天子下何其繳繞糾紛之甚乎以致陳用之作爲禮書合珽圭笏爲一物適足以惑世耳珽非大圭後儒亦言之如陸農師馬彥醇皆曰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先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朝日饗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羣臣但彼本周禮爲說亦不足據而珽之非笏則鮮有辨之者說俱詳下見于天子下諸侯荼諸侯之珽如荼然前詘後直也與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荼之荼同徐伯魯以荼爲笏尤杜撰

朱氏軾曰詘訓圜殺謂殺其兩角而圜形也珽珽也
廷故方方故正方正于天下謂方正而無所屈于天
下也荼訓舒謂柔順屈巽于剛方也笏忽也以記備
遺忽也陳氏謂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大夫以
下俱曰笏或詘曲也前詘躬上後詘躬下也解亦通
姜氏兆錫曰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
是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蓋以方正之道示
天下也　又曰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
遲故名也蓋其笏圜殺其上首正方其下角讓于天
子故也　又曰諸侯之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君故并

下角亦殺而圖示無所不讓也　又曰此三節錯簡當在後章象可也之下蓋言君以下之笏制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爲于僞反躐力輒反

陳氏澔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八字當作一句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也

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

齊豆去席尺

萬氏斯大曰禮席升降正由上下羣居升席則趨隅皆不由前所以然爲躐席也說詳曲禮

姚氏際恆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徐伯魯曰登升也前猶下也凡席升由下降由上孔氏陳氏之說皆非也愚按孔以前爲上謂不由前者爲躐席之故爲字去聲陳亦以前爲上謂不由前則爲躐席爲字平聲一說本皆非徐說是矣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註疏謂讀書聲則當聞長者食爲其汙席坐則盡前與席畔齊以設豆去席尺不得不前坐就豆也其說本是成容若曰

鄭孔以齊字句絕而以豆去席尺釋上句似單爲食而言于讀書不屬矣此說未然豆去席尺單釋食不釋讀書古人行文多如此不足爲礙且言豆去席尺則書去席尺亦可知第鄭謂讀書聲當聞長者則迂耳食齊席爲恐汙席讀書齊席謂便于問也大抵徙坐不盡席尺即曲禮虛坐盡後之意食齊席即曲禮食坐盡前之意而增以讀書一項耳奚必紛紛爲

姜氏兆錫曰去猶離也黨之言伍若逼近君是與君爲伍也言臣侍君坐則必退就側旁別席或旁無附席可退又或有席而命之毋退則當引而稍卻以離

于君之黨伍也　又曰疏曰躐謂失節而踐之也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則躐席如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而賓升與降皆自西方是升由下也主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而主及介皆升自北方降自南方是升由下降則由上也惟主人受獻須席末啐酒則自席前適阼階降自北方　又曰徒空也非食席講席爲徒坐不盡前一尺示以無所事于前也讀書食以下據孔疏齊字句絕謂其坐近前與席畔齊蓋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以就豆也據石梁王氏食字句絕豆字句絕謂食則豆

去席尺讀書亦與豆齊也按王說句理未協孔疏得之下句不言書省文也此二節因侍君坐之禮而類言之也

方氏苞曰以豆去席尺故坐與席齊則書几之去席尺不必言矣

任氏啓運曰鄉酒皆一人專設之席故以席之首尾爲上下此數人共坐之席則長者上而幼者下以上下爲定位故升降以前言不以上下言也孔以鄉飲證之于義不符而陳謂當由席前以升尤謬凡升席有從下者從後者無從上從前者或謂書在席上豆

在席前言徒坐不盡席尺惟讀書耳若食則齊以豆
去席尺故按徒坐不盡席尺所謂虛坐盡後徒食則
齊所謂食坐盡前而又言書策琴瑟在前則書不在
席上可知
齊氏召南曰疏云陳澔曰此說席之上下固爲明白
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平聲盡行禮之時人
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
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
則是躐席矣按此足備一說但經文作一句讀則注
疏已然矣爲字平聲去聲釋文原有兩讀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飯扶晚反辯音徧

徐氏師曾曰飲而俟飯非飲而俟飱知然者以在品嘗之前也

姚氏際恆曰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與論語君祭先飯同義若有嘗羞者即侍食之卑者鄭氏以嘗羞屬周禮膳宰非也使平時既有膳宰嘗羞何得云若有嘗羞者乎且嘗羞既是膳宰之職今以已賜食之故而代之殊迂觀此亦見周禮之說不足憑矣孔氏以其

不可通則曰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如其說本文當作轉云君非君所客不當云若有嘗羞者矣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侍君坐而言侍君燕食之禮也客之待以客禮也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居客禮也先食而徧嘗諸味若爲君嘗食者然嘗畢又飲而俟者禮食將飧啜飲以滑喉今君猶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啜飲以俟也

任氏啟運曰孔子侍食于君本非客之而君祭先飯王汝驤曰其禮加謹矣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覆芳復反飧通作飡從夕者夕食也從水者水澆飯也皆音孫從才用反

余氏心純曰飧不敢先君飽饌不敢先君徹皆視君節以執臣禮也

姚氏際恆曰覆手古人飯以手食畢也鄭氏謂以手循口旁餘粒亦迂三飯未詳方性夫嚴君言以為即論語三飯之樂師然關四飯也郝仲輿嚴臣言以為即禮器諸侯再大夫三亦鑿且禮器之說亦未可用

也

朱氏軾曰若賜之食至飲而俟言君客之禮若有嘗羞者至唯所欲不客之禮凡嘗羞以下總言之徹飯齊授從者雖不客之禮然親徹則客不客一也先飯者先君而食也食已飲而俟君之飧食先君飧不敢先君也飯飲而俟者飯畢亦飲而俟君飧也君未覆手一段申明兩俟字義覆手釋挾也不敢飧即飲而俟也又飯飧兼君臣釋云三飯也者正見飯飧是勸飽臣不敢先君飽也

姜氏兆錫曰言君若但賜之食而非客之則自有膳

宰嘗羞臣此時不祭不嘗俟君食乃食惟先飯飲以俟而已羞近者但于近處嘗一羞品嘗則每品徧嘗之也　又曰又類言凡嘗食必自近者始以見客與不客之通例　又曰覆手食畢而以手循口之兩旁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畢更作三飧以助飽食故君未覆手臣不敢飧明不敢先君而飽也俟君畢食則臣更飯飧而于時君已三飧飯矣故臣可飧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其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見非客禮已當取去也若客禮則不以出公食大夫禮賓取粱與醬奠于西階是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

者則徹以授主人之相者出禮徹飯齊以授相者是
也
方氏苞曰又飯飧又字疑乃字誤　飯與醬皆已之
餘不敢虛君惠又不敢使上士食已之餘故出授從
者使餕之猶周官之法王在喪宰攝祭不敢飲福則
使鬱人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也疏謂此食
合已之所得故授從者似將以飯醬歸恐非禮義飯
醬非牲俎之比偶然侍食無爲侍食者特設之俎則
無可歸故飯醬宜使從者餕若君與臣禮食則親徹
豆于階西而不授從者以有司將歸賓俎必與黍醬

同歸大夫相食亦親徹奠于階西以歸俎之禮與公食同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于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

姚氏際恆曰水漿不祭承上凡字來兼上下言之鄭氏執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坐祭遂飲漿以為臣于君則祭之非也禮言不必强合

姜氏兆錫曰食而勸侑者禮之厚食之不盡者禮之謙不飽猶不盡之意也　又曰已太也偞厭也水漿非盛饌祭之則為太厭降卑微矣公食大夫禮賓祭

觧槩臣微國君則然也此上二節亦類言之也

方氏苞曰飲之數尊卑有等故不盡食然後可量其

多寡而不虛後侑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

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

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

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反又西禮反言魚斤反油音由本亦作由鄭于斯字句禮一字句王肅本無已字及下油字于言字句言無禮由

王氏肅曰二爵而言飲二爵可以語也言斯禮語必

以禮也

朱子曰詳略不同皆宜參考

萬氏斯大曰鄭注改言言爲誾誾而訓斯作耳陳氏集說言言從鄭氏斯禮已謂斯拜稽之禮不復行本諸家農師義亦未安王肅云二爵而言句絕言斯禮謂言必以禮其說差勝

姚氏際恆曰此言再拜稽首而後授爵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爵而後再拜與此不同此言飲卒爵而俟君卒爵曲禮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及燕禮公卒爵而後飲與此亦不同皆不必強解孔氏分此爲朝夕侍君彼爲燕饗大禮曲說也三

爵與詩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及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之說同又與燕禮無算爵異蓋三爵者古初之嚴法也後此則彌文而寬矣若湛露不醉無歸又爲詩人之詠歎不必固執耳孔氏亦以此爲朝夕侍君謂若燕禮則非惟三爵而已亦由說也　言言斯禮已疑有脫誤鄭氏以斯字句絕禮已連下讀甚牽强陸農師以斯禮已爲句亦非豈有方二爵而禮即已者乎

姜氏兆錫曰卒爵不敢後授爵不敢先徹賜爵猶賜食也　又曰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誾誾意氣和悅之

貌巳止也油油安重自得之貌此亦類言之也　又曰坐跪也隱辟卽曲禮所謂屛于側也跪左足而納右屨跪右足而納左屨卽所謂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是也

方氏苞曰不敢向君而屨故就隱辟之處非逡巡而退之謂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上陳澔本作尙棜於據反

孔氏穎達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

姚氏際恒曰側尊側特也與士冠禮側尊同孔氏曰一尊亦曰側尊士冠禮云側尊一（士冠禮側尊爲句今連一字誤）無偶曰側與此別非也棜鄭氏曰斯禁也孔氏曰鄉飲酒禮設方壺于房戶閒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按此鄭誤解儀禮因及于此也鄉飲酒禮乃鄉人士飲酒非大夫鄭又誤執周禮鄉大夫職因以誤解儀禮也此云士用禁鄉飲酒云斯禁正合奈何反以棜爲斯禁乎大抵承酒尊之器皆謂之禁以禁戒爲名也棜與禁皆有足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廢禁無足以下爲貴大夫之禁有足

較士又爲下以其形制似棜故又名棜棜與禁無大分別故禮器又云大夫士棜禁得並稱也但此處旣分棜與禁爲言而又以棜爲禁可乎以棜爲禁則禁又是何物乎鄭之展轉成謬如此

朱氏軾曰君面尊者示惠自君出也大夫士側尊者不正向尊避君之嫌方氏謂側尊用棜禁則面用罍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尊尚玄酒不忘本也君坐向尊以尊君也饗野人如蜡飲之類禮不下庶人使足于味而已故一用酒而不用玄酒也側尊謂設尊在賓主兩楹

之閒旁側夾之也與士冠禮側尊義别馬氏曰而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也楸禁見禮器　又曰此章備言人臣侍坐燕食之禮而因類及之也

方氏苞曰蜡者聽民自爲一日之樂而非上饗之也唯饗耆老孤子則有爵者不與故曰野人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姜氏兆錫曰下達言諸侯以下通用此冠也

方氏苞曰非時王之服私居亦不敢常著而始加之元服又不宜毁裂以充他用故敝之置而不用久將自敝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繢又作繪戶內反緌本又作蕤耳佳反齊側皆反綦音其徐其記反

朱氏申曰朱與丹皆赤類也然朱則含陽爲丹則受陽而已繢與綦皆雜色也然繢皆以畫綦則染之而已

姚氏際恒曰朱與丹別朱即五色之赤正色也丹說文云巴越之赤石即丹砂也禹貢礪砥砮丹是也丹山海經云丹以赤爲主黑白皆丹之類則知丹非赤一種後人因丹色多赤故以爲色之名耳以意揆之

其色黯然如赤石色也

姜氏兆錫曰繢雜采也承上始冠而言天子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爲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卻以繢爲纓之緌蓋爲尊者飾耳非古制也　又曰齊冠齊戒時所服諸侯及士皆玄但其纓組則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綦蒼白艾色也此以下因始冠而類推之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紕音埤又埤支反惰徒卧反

孔氏穎達曰皇謂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

縞爲紕紕得冠名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

冠得紕名素冠文無所出不知皇何據案禮無素冠詩庶見素冠

吳氏澄曰對有服之父而言則曰子對所爲服之祖

而言則曰孫故兼言子姓

顧氏炎武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

凶惰游之士縞冠垂緌不齒之人玄冠縞武以其爲

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姚氏際恒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鄭氏曰父有喪服

子爲之不純吉按鄭以子姓爲孫故云然但孫於祖

自有齊衰杖期之服若在服中不應玄武若已除服

不應縞冠人弟云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殊混陸
農師因鑿然以爲孫爲祖既祥之冠謂此時孫爲祖
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若然則父喪三年
孫亦縞冠三年先王杖期服制其可不必遵矣蓋其
誤皆由於解子姓爲孫也按喪大記云父兄子姓立
于東方特牲饋食亦云子姓兄弟皆非言孫也此云
子姓乃族子孫之通稱于尊長無服者故爲此以示
變耳但喪大記諸篇所言子姓在五服之内此則指
五服之外又不同　垂緌二說皆可疑垂緌五寸元
冠縞武其爲惰游不齒者所自服乎抑上之人使之

服乎若彼所自服何能會合如一且徒自標舉其短耳若爲上之人使之惰游者警之可也奚必加飾以辱之且阻其自新乎不齒者旣罪之矣又奚煩爲之制服乎且惰游爲輕不齒爲重今垂緌五寸反重于玄冠縞武又何也所以陳用之亦必疑之爲之委曲以說也見禮書應子和謂玄冠縞武未見其爲辱是巳然解不齒爲爵高道尊而不與衆齒益可笑爵高道尊不與衆齒乃獨與惰游齒耶

朱氏軾曰子祥則孫除矣故玄武猶縞冠者未全去也惰游用祥冠而長其緌不齒用子姓冠而更縞爲

玄冠武爲縞

姜氏兆錫曰縞生絹也武冠卷也姓生也子所生爲孫故孫謂之子姓也冠縞爲凶玄武則吉蓋父有喪服子不敢用純吉也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而已祥大祥也　又曰方氏曰爲祖之亡也故冠縞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吉冠上而武下尊尊于上親親于下也　又曰不言冠制者冠與常無異但緌之垂者長五寸以示皎耳蓋以恥惰游失業之士也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視惰游爲甚矣使

之玄冠縞武則并異其制以深恥之焉舊註垂緌五寸其冠爲縞冠纚則本喪冠而言宜無此理且與不齒者輕重失倫尤未安也應氏曰緌五寸游惰而長非法服也儆于趨事謹于守禮緌必短也

方氏苞曰父小祥以前子尙服喪服之冠父小祥則子之服釋矣故反常服唯冠猶縞其士以祖父母乃正統之期又恐父見子服之全吉而不安于心也知非父大祥以後所服者未有小祥已全吉而大祥後轉用縞之義也其義與父有服宮中子不與于樂同聖人教孝之彷徨周浹如此惰游之士王制所謂不

帥教者不齒周官所謂罷民

任氏啟運曰鄭曰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曰諸侯祭用玄冠孤祭用爵弁其齊用玄冠大夫齊祭皆玄冠

皇曰縞重素輕祥祭之時素冠縞紕紕得冠名故曰縞冠祥祭之後縞冠素紕紕得冠名故曰素冠孔曰素重于縞既祥之後微申孝子之哀故加以素愚按縞素皆白而素尤白于縞蓋縞生而素熟絲愈湅則愈白是縞重而素輕也又鄭注黑經白緯曰縞愚按凡織之道經者在外緯者在內若黑經而白緯則所見者黑而已何以曰縞白色乎疑是白經而黑緯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王氏應麟曰管子曰齊桓公好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緌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方氏慤曰紫色非正也後世用之自桓公始

姚氏際恒曰大帛之帛鄭氏謂當為白蓋以雜記云大白冠不緌與此同也予謂雜記白乃當為帛蓋古字多通用以帛作白耳左傳亦有衛文公大帛之冠

朱氏軾曰緌則不屬武蓋冠已加武則以纓繫武結

于頤下而垂其餘緌卽餘之垂也屬武不用纓繫故不緌或曰纓而不緌也

姜氏兆錫曰凡禮服有等其武臨著冠乃合有儀飾故也若燕居去飾則無貴賤皆冠與武相連矣又禮服無時不垂緌若燕居則否故必待有事然後緌也

又曰喪禮啟殯以後要絰之麻散垂葬畢乃絞五十始衰故不散麻以送也髦之形象幼時翦髮爲鬌惟親在則然故沒而去之大帛則雜記大白冠之白聲之誤也其冠台用白布凶服去飾故亦不緌　又曰玄冠之緌不宜用紫色之不正自魯桓公始變禮

用之也　又曰此章承前禮服之制而申言冠也

方氏苞曰五十不散送此謂旁親君子之居喪也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五十始衰于父母之喪亦不能致毀矣況等而下之乎故不敢送也若主人則不宜有異一麻之散與絞而不敢苟同者所以責其哀情之實也若居處飲食百事無變焉而苴絰苞屨是作偽于親非人道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朝直遥反袪起魚反縫音逢齊音咨要一遥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肘竹丑反

張氏怡曰禮服殊裳則衽圍摋前後深衣連裳衽掩

向旁也

馬氏端臨曰元端深衣其用至廣元端自天子至士皆服之深衣自天子至庶人皆服之蓋元端國家之命服深衣聖賢之法服元端雖曰命服而本無等級至于深衣裁制合法度天子服之以養老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夫服之以夕視朝庶人服之以賓祭朝廟可服燕私亦可服也

姚氏際恆曰朝元端夕深衣鄭氏以天子皮弁視朝諸侯朝服視朝故以此爲大夫士陳用之亦以元端爲上下可通也郝仲輿以此爲諸侯謂元端卽朝服

按上于諸侯言夕深衣祭牢肉則夕深衣又合也二說未詳孰是深衣三袪未詳鄭氏謂三袪爲要中之數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郝仲輿謂三袪爲衣長廣三倍袖頭下云袪尺二寸展之則二尺四寸三分其長則七尺二寸八身長八尺除首及足踝以下衣不及身八寸按如鄭說則要數太寬如郝說以爲身長近是然下云縫齊倍要故鄭以七尺二寸爲要制而以倍要爲一丈四尺四寸也郝說則于倍要二字鮮著落且如直依記文謂三袪袪尺二寸則僅三尺六寸又爲短狹故上二說皆必須

加以圍之二尺四寸始可通然又未免于文外作添補矣所以俱不敢信也衽當旁衽襟也制亦未詳孔氏曰衽謂裳之交接處當身之畔此足彷彿其意郝仲輿則謂衽用布六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幅齊裂合縫下廣一丈四尺二寸要七尺二寸亦三倍其袪按此即深衣之裳也然則衽豈是裳乎不可從

朱氏軾曰袷二寸袪尺二寸要三袪齊倍要袂可以回肘此深衣之制也下節長中繼掩謂惟長衣中衣續衽反褶一尺深衣則不續也又按衽以掩裳際凡皆當旁于深衣云然者嫌于深衣衣與裳連或可不

用袵也

姜氏兆錫曰前言朝服以食夕深衣者國君之禮此通謂大夫士在家及私朝之所服也　又曰袪袖口也廣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袪則七尺二寸此要之制即深衣篇所謂要縫半下也齊裳下畔要裳上畔也縫合十二幅爲齊凡一丈四尺四寸而倍要此齊之制即深衣篇所謂下也袵謂裳之兩旁相交處也旁謂身旁裳之相交處當之此袵之制即深衣篇所謂續袵也

方氏苞曰鄭注縫或作豐或爲逢義當從逢儒行逢

掖之衣楚詞後嗣逢長皆大也若以縫爲義則曰齊倍要足矣於文爲贅衽當旁謂裳衽也衣衽無不當旁者裳則前三幅後四幅衽之相交或不當旁唯深衣與裳連則裳衽亦當旁也

長中繼揜尺袼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袼音劫廣公曠反

余氏心純曰袂口以半幅繼續而掩覆一尺此與深衣異袼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皆與深衣同

萬氏斯大曰袪袖口也三袪者要尺寸之數三倍于袖口也袂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其袪爲七尺

二寸齊又倍之則丈四尺四寸也袵襟也在左右故曰當旁袂可回肘指腋下運肘處不言尺寸者人身長短大小不等不可一定當相體裁削無過寬無過窄可以回肘則已深衣篇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即此也長中繼揜尺言袂之長也中猶當也言袂之長與手相當更餘一尺揜覆及肘而衣一幅袂一幅其長不足揜須別以布一幅中解之繼續于左右袂方足此數故曰繼揜尺深衣篇曰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即此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名袷二寸言其廣袪尺二寸黄先生云此言其不縫者統縫不縫則袂末

二尺二寸是也緣即純也　從來言深衣者布幅廣二尺二寸廣用指尺予因即予左手中指中節爲度予身脊至中指端凡長三尺八寸深衣衣一幅袂一幅合得四尺四寸去殺縫二寸四尺二寸在除身脊至指端三尺八寸止餘四寸反屈之不能及肘故知須布一幅分解繼續之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此節之義鄭多未詳深衣一而已長衣中衣豈別爲三衣乎袂即袖也袖之寬大內可曲肘長即袂之長中猶齊也寬可回肘長與肘齊而外又繼續使掩過肘一尺深衣篇云袂之長短

反屈之及肘是也袷領也領用袂故曰袷二寸寬二寸緣緣袖頭緣廣一寸有半深衣著朝服內故用布朝服用十五升布若深衣用帛則帛反居布內爲裏也以布裏帛則可以帛裏布則失宜故深衣必以布

愚按鄭以長中爲長衣中衣從來解者皆憒憒相承郝獨俱以爲深衣之制可謂昭若發矇矣第長中之非長衣中衣不得定論然終無以袪人之惑今爲考之雜記史練冠長衣以筮聘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則長衣中衣原有之第此云長中則斷乎非是其不合有五

既曰深衣則亦當曰長衣中衣安有曰長中者否則深衣亦可曰深乎一也長衣用于凶此章惟詳深衣之制不詳喪服二也深衣用布緆緣丹朱中衣則帛矣中衣既爲朝祭服之裏衣何以又曰以帛裏布非禮乎鄭因此謂中衣用布此飾說也三也袪尺二寸正明上深衣三袪之說豈必長衣中衣與深衣同袪乎四也緣廣寸半正合深衣篇之說亦是明深衣之制其非長衣中衣蓋可知五也然繼揜尺之義鄭以爲飢深衣篇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之說終似牽强更俟明者覈之

朱氏軾曰著于朝祭吉服之內爲中衣著于凶服內爲麻衣長衣則著于外即練衣非純凶也

姜氏兆錫曰袂衣袖也回之言旋即反也自脊縫至袖口約長四尺五寸而人身自脊至手約當二尺五寸故其餘可反及于肘此袂之制即深衣篇袂之短長反詘之及肘也又言長中繼揜尺者長中即長衣中衣也繼續也揜覆也長衣中衣之制與深衣並同獨其袂長之制微異深衣之袂幅二尺二寸內連衣幅之二尺二寸外連袂緣之寸半約四尺五寸半去其縫殺其長約四尺五寸故至手之餘可反及于肘

而長中之袂幅二尺二寸則以其尺二寸繼續袂緣
而掩覆一尺于袂內其長纔與手齊而無所餘所以
然者深衣惟著于外而此兼著于內外自其著于外
謂之長衣雜記練冠長衣以筮是也自其著於內謂
之中衣凡著于祭服朝服之中者是也故其制微短
而特明之如此舊說誤解袂長之制爲袼廣又以長
中繼掩尺句合下文袼袪緣諸制爲一節則句義與
段落皆失而深衣與長中同異之辨胥混矣今謹正
之袼謂領緣也圜之則曲而相交則方故深衣篇云
曲袷如矩以應方二寸緣廣之數也袪即三袪之袪

明袂廣尺二寸之數而要制三袪之數可推矣緣邊
緣寸半亦其廣數深衣篇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是也
布外帛裏則不稱如冕服是絲衣合以帛裏皮弁服
朝服玄端服皆是麻衣合以布裏凡裏各如其外服
也
方氏苞曰中人臂長三尺自背之中至指則近四尺
深衣反詘之至肘必五尺餘乃可摒疏言幅廣二尺
二寸以半幅繼續袖口僅三尺六寸安能反詘而摒
尺豈除衣身正幅而惟計兩袖之度耶古尺短其度
正合

任氏啟運曰孔云深衣之袵上狹下廣喪服之袵上廣下狹又云鄭言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皆有袵熊云深衣之袵上屬諸衣朝祭之袵但屬諸裳按深衣制度惟袵難明故約衆說而爲之解如此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衣於既反 間去聲）

徐氏師曾曰衣被于上體用正色以得五行之純氣尊之也裳被于下體用間色以得五行相剋之雜氣卑之也

姚氏際恒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氏謂冕服非也此卽詩刺綠衣黃裳之意謂衣裳宜分別正間之色耳

姜氏兆錫曰染絲而織曰織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也無君者去位之臣也大夫士去國服素衣素裳三月後服元端元裳無采也　又曰正色者五方之正色也木青剋土黃故綠爲東方之閒色火赤剋金白故紅爲南方之閒色金白剋木青故碧爲西方之閒色水黑剋火赤故紫爲北方之閒色土黃剋水黑故騮黃爲中央之閒色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振依注讀袗之忍反

吳氏澄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

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非列采與襲裘同皆爲其不文也袗絺綌與表裘同皆爲其不敬也

汪氏份曰當作告廟之後則不復服之秦風疏可證

姚氏際恆曰列采衆采也表裘凡裘上必加裼衣今但著裘無裼衣曰表裘下云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是也襲裘裼衣上加襲衣也下云弔則襲是也故皆不可入公門　按襲裘之義註疏未明晰後來解者更多紛紜孔氏曰檀弓云裼裘襲裘謂若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

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檀弓子游裼裘曾子襲裘及曲禮執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聘禮公與賓介宰或裼或襲凡此等處皆未嘗于裼襲之外別言有正服也蓋冬時著裘裘上加裼衣卽是正服以其露見裘故曰裼見君之服也于裼衣上又加襲衣則全掩其裘使不見美故曰襲弔喪之服也是裼衣別無正服況謂襲衣上又有正服乎又謂襲衣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若是則襲衣亦可謂之裼何必分裼襲之義乎蒙混殊甚陳用之曰孔子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

也餘倣此鄭註以為裼而有衣曰裼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襲裘何耶此說得之但未辨及孔襲衣上有正服之說耳則其義仍未了然所以徐伯魯求其說而不得乃以為襲衣之制有二其詳可知註見集說仲輿則別創一說謂裘皮裏布帛表表即裼衣蓋舛謬不足辨

朱氏軾曰振絺綌與表裘俱謂著于外為不敬襲裘謂不露裼衣與不列采俱為不文事君之道貴敬而文故四者之服不入公門

姜氏兆錫曰列采謂服采之品列也非此則色不正而體褻袗之言單也單則衣無表而形見褻之甚以見美也表裘則無衣而惡其著襲裘則有衣而惡其隱四者不入公門皆以不敬故也

纊爲繭縕爲袍襌爲絅帛爲褶纊音曠繭古典反縕紆粉反又紆郡反絅苦迥反又音迥褶音牒

彭氏汝礪曰纊爲繭者纊本是繭爲之縕爲袍者以舊絮著於夾衣中故爲袍此乃袍之賤者子路衣敝縕袍是也袍字通上文纊爲繭言之若著以新綿爲袍之美者絅蓋單布衣皆以帛爲之即夾衣內無纊

縕褶之爲言重也

余氏心純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故以四時燕服之名因制而定者言之繭袍絅褶衣之名纊縕襌帛是制乃衣之所以得名也上二句是寒服下二句是溫服

姜氏兆錫曰纊新綿縕舊絮也衣有著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有表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朝直遥反

彭氏汝礪曰按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羔裘惟諸侯皮弁以告朔卒朔然後服縞以視朝王肅註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明朝服不用縞

姚氏際恆曰陳可大曰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此說是但縞字之義仍未明也凡繒帛之細密者通名縞所謂魯縞是也說文謂縞爲鮮色則以其初織未染之色而言故言素白之色亦曰縞上文縞冠是也朝服用緇若此縞則已緇色但以其質言也　又曰

疑有闕文

姜氏兆錫曰禮朝服以麻不以純以元不以素季康子始用生絹志變也　又曰聽朔重于治朝故皮弁聽朔之禮然後服元端素裳之朝服而視朝也　又曰此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禮樂政刑未合于先王之道則服不得充盛鄭氏謂若衛文公布衣帛冠是也

方氏苞曰王制革制度衣服曰叛非有無君之心輒上之勢未敢然也季康子時政在大夫天子諸侯若綴旒久矣故以意而更朝服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姚氏際恆曰黼裘織爲斧形于裘領釋器云斧謂之黼又云黼領是也大裘加以黼領曰黼裘家語云大裘以黼之亦此也誓即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之誓省省牲當時必有趨爲簡便但著大裘以誓省者故曰非古也鄭氏執周禮司服以解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按非古與僭禮兩義迥別安得以僭釋非古乎記文以大裘爲非古如其說反以大裘爲古矣陳可大爲之說曰此言非古則僭禮之失自見可見明是兩義所謂欲蓋而彌彰

也鄭于唯字難通則又迂曲其說曰時大夫猶有大裘也孔氏曰經直云𧹞裘以誓獮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云唯君以譏之嗟乎既執周禮謂諸侯僭天子又誤解唯字謂大夫亦僭天子憑臆亂詁使本文眞意竟不知何在也又解誓省曰省當作獮獮秋田也亦謬解見上孔氏曰冬始裘而秋云裘者爲秋殺始誓衆須威故秋而用𧹞爲裘此又爲鄭改省爲獮之供詞云

朱氏軾曰經意謂唯君得有𧹞裘且不得用大裘今則君臣皆大裘其僭甚矣誓省當從陳說

姜氏兆錫曰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爲之黼裘誓謂誓軍旅省方氏謂省耕歛也葢國君於誓省當衣黼裘大裘乃天子郊服衣之則僭矣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六